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
之倫詳矣余以所聞曰光義至高其文辭
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
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
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
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
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

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
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
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
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
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
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
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
壽終皇覽曰盜跖家在河東大陽 臨河曲直 引農華陰山漳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是遵
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

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
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
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
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
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

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

少四十五
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
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舉
混濁清士乃

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

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

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龍從

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叔齊雖

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

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伯夷列傳第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
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
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
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
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
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
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

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常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

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住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

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

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
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
令燕脩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
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
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
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
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
者今東萊也事
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

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
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
國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
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
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
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
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誑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
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

知已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
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
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
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
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
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
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

皇覽曰晏子冢在臨菑城南淄水南桓公冢西北

其後夫自抑損晏子

子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

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及晏子春秋詳哉

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
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
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
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
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
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

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管晏列傳第二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

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

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

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

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

干木邪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

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

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亦

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

無為自化清淨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

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

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本

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

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

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

辭拍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

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

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

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

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于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

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

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

法術之書

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

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實則寵
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悲庶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
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
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
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
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
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

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
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
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
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
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
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
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
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

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
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
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
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
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
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
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

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
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
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
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
則母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母以其敵
怒之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概之規異事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復
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
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

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

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

得曠日弥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

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弥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弥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弥子

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
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弥子食桃
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
念我及弥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
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弥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
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知
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
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

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
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
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
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
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
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
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
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

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盜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荅云云廼誅韓非也申

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无因應變化於

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父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

史傳四
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
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
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
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
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
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
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
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
則志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

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
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皆味百姓之
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
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
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
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
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
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
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

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
車之左馱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
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
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
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
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
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
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
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

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旣
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
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
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
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
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
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
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二百廿七
史記卷四
三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

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
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
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
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
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
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
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
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
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
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
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
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

越絕書曰吳縣巫
門外大冢孫武冢

也去縣十里

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竒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

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

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
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
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
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
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
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
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
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

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
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

將

魏武帝曰
蹶猶挫也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

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
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
齊軍怯入吾地二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
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

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
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
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
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
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
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
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管子之名齊
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
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
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
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
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
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
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
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
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

死起終不歸曾子漢之而與起絕起乃之
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
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
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
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
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
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
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
城起之為將卒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

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
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入
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
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
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
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
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
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
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
 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
 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
 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
 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
 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
 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
 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
 何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
 如諸

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
 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
 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
 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
 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
 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

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

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

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
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
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
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
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
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
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
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

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
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
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
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
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
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
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
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

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
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
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
平王稍益䟽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備
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
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
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
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

何以讒賊小臣䟽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
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
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
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
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
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
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
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
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戾忍詢駟案音能

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執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負可

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旣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反弓執矢嚮使

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旣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旣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

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執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負可

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反弓執矢嚮使

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

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

疾止中道乞食

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

至於吳吳王

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

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

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

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

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

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

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

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

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
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
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
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
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
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
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
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
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

嚳亡奔吳

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嚳宛亦姓伯又別氏郤

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嚳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嚳奔吳也

吳亦以嚳為

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

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

與伍胥伯嚳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

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

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

六古國臯陶之後所封潛縣有

天柱山

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

囊瓦

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

將兵伐吳吳

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豫章在江南

取楚

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

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

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

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

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

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

子常

子常公孫瓦

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

前五戰遂至郢

郢楚都

已卯楚昭王出奔庚

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

走鄭

鄭音云國名

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

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

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

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

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

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

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
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
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
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
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
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

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
日七夜不絕其聲哀秦公憐之曰楚雖無
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
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稷立地名在郊外

會吳王

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

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

概夫概既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

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

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

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

慎縣也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

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

番音普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

郢音若都楚也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

西破彊楚北滅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

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

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音楚良反

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

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

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伐越敗

越於夫湫音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

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

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

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

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

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

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

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

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䟽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事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

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

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
大
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
又復伐齊子胥專悞彊諫沮白昌毀用事
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
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
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
嚮使人徵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
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
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

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
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錄干之劍曰子
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嚮爲
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
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
得立若旣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
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
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

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

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楛形浮之江中徐廣

曰魯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

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吳王既誅伍子

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

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

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

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

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

趙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

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

與己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

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

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

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

楚之邊邑鄢徐廣曰穎川鄢陵是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

亭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

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

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
發而晉伐鄭鄭求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
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
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
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
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
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
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
惠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

固楚世家亦
云王從者

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
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
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
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
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
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
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
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

嘗須更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伍子胥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

夏師也僻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僻文過

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

鈍柴也愚

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喭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反喭

回也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何晏曰言

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申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

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不虛心也

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拈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

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於魯孟公綽數稱

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

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

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

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

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

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

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

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

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

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

爾有是夫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

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

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

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

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

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

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

少孔子十五歲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

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不得有非間之言

不仕大

夫不食污君之祿如有復我者

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

我必在汶上矣

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

鄭玄曰魯人

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

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

包氏曰牛有惡病不

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

夫

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

鄭玄曰魯人

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安國曰莫尚手敬

在邦無

怨在家無怨

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鄉大夫

孔子以仲弓為

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

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

用山川其舍諸

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

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

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

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

之邑百乘之家

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請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

孔安國曰賦兵賦也

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

求問曰聞斯行諸

包氏曰賤窮救乏之事也

子曰行之子

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

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

子華恠之敢問問

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徐廣曰卞子路之野人

少孔子

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

假豚

冠以雄雞佩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

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

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

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安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

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

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

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手為亂而受不義之

貴也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

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孔子

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

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

所取材藥肇曰適用曰材好勇若由也不得其

死然孔安國曰不以壽終也衣敝緼袍孔安國曰緼臬著也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外堂矣

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外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

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

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

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

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巨數而已子路為

子路為

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巨數而已子路為

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

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

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

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

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

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

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

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

路為衛大夫孔惺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惺

作亂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

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惺作

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

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

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

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

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惺登臺子路曰君

焉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

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厲攻子路

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
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
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
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
子貢為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

鄭玄曰魯人

利口辯辭既受業問

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
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

喪食言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

孔安國曰言美也責

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廣

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包氏曰朽腐也雕雕

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圻也

王肅曰墉墁也二者喻雖能功猶不成也

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王肅曰言不足

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
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
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
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待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
子真為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

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
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

喪食言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言美也責

其無仁於親故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廣

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雕

琢刻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墉墁也二者喻雖能功猶不成也

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

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

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

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

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

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

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

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

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

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

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

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者子貢曰夫子溫良

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

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

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

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

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

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

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

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

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

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

氏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

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

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

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

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

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

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

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

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

國則臣尊矣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

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

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

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

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
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
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
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
志王肅曰激射其
志徼音結寔反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
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
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
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
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

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

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六

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

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墟莽音墟
莫朗反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

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

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

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

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

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

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
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
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
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
貲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化貨賣取資利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
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
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

孔子莞爾而笑

何晏曰莞爾小笑貌

曰割雞焉用牛刀

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

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

孔子曰二三子

孔安國曰從行者

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

孔子以為子

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

家語云衛人鄭立曰溫國十商

少孔子四十四

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

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績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

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績事後素子

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

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

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

為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

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

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

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

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

為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言不可行

其倚於衡夫然後行

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

在輿則若倚於車軛

子張書諸紳

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張問士何

知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

鄭立曰言士之

所在皆能有名譽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

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在國及家必達

馬融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

在國及家

必聞

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

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

於魯

澹臺滅明

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

武城人字子羽少孔

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

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

公事不見卿大夫

包氏曰言其公且方

南游至江從弟

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

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密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

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

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

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子思問恥孔子曰國

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

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耻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

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孔子曰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

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

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

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

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

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學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問孔子曰羿善射

奡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

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

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

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

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

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

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

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

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春者

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夫子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時也

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冬異

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孔安國曰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

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思孔子

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

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馭徐廣曰音寒臂子弘弘傳

江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

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琊王子中同同傳

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

子羔為費邸宰孔子曰賤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

必讀書然後為學

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孔子曰是

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

鄭玄曰魯人也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

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孔子說

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

馬融曰魯人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

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

孔安國曰季孫

信諸恚子路也

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

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

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孔安國曰宋人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

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孔安國曰訥難也

曰其

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

得無訥乎

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

問君子子曰君子

不憂不懼

孔安國曰牛兄相黷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曰不憂不

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

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

鄭玄曰齊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

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圃樊遲出孔子

曰小人哉樊湏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

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夫如是則四

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

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

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信近於義言可

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孔子既沒弟

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

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

夫子當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兩弟子

可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

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囑也昨暮月不

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

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

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

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

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

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

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

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

繼言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

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

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

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

君娶之當稱吳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

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也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

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

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漆雕哆赤者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

后處字子里

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

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哲

公肩定字子中

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鄒單

苦堯善字子家

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

鄭玄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亢字籍

樂歆字子聲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魯人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

狄黑字哲

邾巽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

孔忠

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

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